

随笔

## 风到底要吹走什么

鲍尔吉·原野

湖水的波纹一如湖的笑容，芭蕉叶子转身洒落了一夜的露水。晃动的野菊花仿佛想起难以置信的梦境；旗帜用最大的力气抱住旗杆，好像要把旗杆从土地里拔出——它们遇到了风。

风同时用最大和最小的力量吹拂万物。它吹花朵的气流与人吹笛子的气流仿佛，风竟有如此温柔的心，这样的心让湖水笑出皱纹。水原本没有皮，风从湖的脸上揪出一层皮，让它笑。

风到底想干什么呢？风让森林的树梢涌动波涛，让树枝和树叶彼此抚摸，树枝抽打树枝，树叶在风里不知身在何处。风在树梢听到自己的声音变为合唱，哗——哦——

这声音如同发自脚下，又像来自远方，风想干什么？风不让旗帜休息。旗的耳边灌满扑拉拉的声响，以为自己早已飘向南极。

风从世界各地请来云彩，云把天空挤得满满当当。风是非物质遗产手艺人，为云彩正衣冠，塑身材，让云如旧日城堡、如羊圈、如棉花地、如床、如海上的浪花、如悬崖、如桑拿室、如白轮船。

风让云的大戏次第上演，边演边混合新的场景。剧情基本莎士比亚化，复仇、背叛和走向悲剧的恋爱在云里实为风里爆发。而风，没忘记在地面铺一条光滑的气流层，让燕子滑翔。风喜欢看到燕子不扇翅膀照样飞翔与转弯，风更喜欢燕子一头冲进农舍房梁的泥巢里。秋毫无犯啊，秋毫无犯。这是风对燕子的赞美。

风吹麦地有另一付心肠。它摩挲麦子金黄的皮毛，像抚摸宠物。麦子是大地养育的奇迹之一，黄金不过之二。大地原本无好恶，无美丑，无奇迹。大地养育毒蛇猛兽，还会分别万物吗？可是麦子不同，麦穗藏的孩子太多，每条麦穗都是一大家子人。麦粒变成白面之后，世上有有了馒头面条。上天喜看饥饿人吞吐吃馒头面条比皇帝满足。人虽坏，也得活，是五谷而非金融衍生品养育着他们。植物里，麦子举止端庄，麦穗的纹样被人类提炼到徽章上。风吹麦地，温柔浩荡。风来麦地，又来麦地，像把一盆水泼过去，风的水在麦芒上滚成波浪。风一盆一盆泼过去。麦浪开放，聚拢，一条起伏的道路铺向天边。麦穗以为自己坐在大船上，颠簸航行。

风从西伯利亚向南吹拂。春天，风自苔原的冻土带出发，吹绿青草，吹落桃与杏花的花瓣，把淡红色的苹果花吹到雪白的梨花身上，边跑边测量泥土的温度。风过黄河不需桥梁，它把白墙黑瓦抚摸一遍，吹拂江南蛋黄般的油菜花，继续向南。风听过一百种叽里呱啦的方言，带走无数植物的气息，找到野兽和飞鸟的藏身地。风扑向南中国海，辨识白天的岛屿和黑夜的星星，最终到达澳大利亚的最南端。在阿德莱德的百瑟宁山，风在北方的春天见到这里的秋天。世上有两样存在之物无形，它们是时间和风。风说：世间只有速度，并无时间。风一直在对抗着时间。

风吹在富人和穷人的脸上，推着孩子和老人的后背往前走。风打散人的头发，数他们每一根发丝。风吹干人们的泪痕。风想把黑人吹成白人，把穷人吹成富人，把蚂蚁吹成骆驼，把流浪狗吹回它的家。

风一定想吹走什么，白天吹不走，黑天接着吹。风吹人一辈子和他们子孙一辈子仍不停歇。谁也不知风到底吹走了什么，记不起树木，河土和花瓣原来的位置。风吹走云彩和大地上可以吹走的一切。风最后吹走了风。

我至今尚未见过风，却时时感到它的存在。沙尘不是风，水纹不是风，旗帜不是风。风长什么样呢？一把年纪竟没见过风。风与光一样透明、一样不停歇、一样抓不住。

不知不觉，风吹薄了人，吹走了人的一生。

## 小说

大城市的交响乐团和歌舞团在演出中间都有幕间休息，他们也学会了。

休息期间，牧民们纷纷走到红绸子幕布后面看演员。他们看到乌兰牧骑的演员正坐在地上休息，走过去对他们说：“霍日嗨（可爱呀），你们可爱啊！”

他们不再给演员递烟袋，有人送给演员一颗煮熟的鸡蛋，有人送来从草地里摘的野果。一个老奶奶对山丹说：“我看着你就像看自己的女儿一样。”

她上前把山丹缠头的红绸子取下来，从怀里拿出一把木梳，给山丹梳起来。山丹坐在地上，老奶奶为了方便梳头，坐着给她梳。山丹立刻把头放在老奶奶

腿上，像孩子让妈妈梳头。老奶奶一边梳头，一边用唾液沾湿木梳，把山丹的头发梳得亮晶晶的。

山丹问：“老妈妈您从哪里来呀？”

老奶奶说：“我是从西乌珠穆沁来的呢。”

“走了多长时间？”

“早上四点钟出来，到村里走了十个多小时啊。我自己赶牛车。”

“您来这里是专门看我们演出呢，还是串亲戚？”

老奶奶说：“我不看演出，我是来看看你们的。我早就听说有一个

乌兰牧骑，但是没见过。你们比我想像的可爱，你们唱歌跳舞的时候，就像天上的小鸟站在春天的榆树上唱歌，多好啊。”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44

鲍尔吉·原野著

《乌兰牧骑的孩子》节选



连载

山丹说：“老妈妈，您对我们这么好，我应该怎么报答您呢？”

老妈妈说：“不用报答，我看到你们很高兴，还报答啥？”

山丹从怀里掏出来一个扁扁的小纸盒，纸盒上面写着三个字——止痛片。这是很珍贵的药，城里药店才买得到，农村和牧区很少见。

北岳文艺出版社

44

乔忠延著

《幸福从安全出发》节选



热得禾苗蔫了，热得头上淌汗，阿风却不敢歇凉，他锄完自家的地，还要帮无儿无女的阿公除草。突然，眼前慌慌张张窜过一条小花蛇。阿风抬头一看，哎呀，一只凶恶的老鹰正怒睁圆目，伸展利爪，紧追着小花蛇。眼看小花蛇就要成为老鹰的美食了，好可怜呀！阿风往前跳了几步，举起

锄头直向老鹰捣去。老鹰受了惊吓，扇扇翅膀躲开了，小花蛇趁机钻进草丛逃了命。

这小花蛇可不是条普通的蛇。他是龙王的小儿子，因为喜欢人间的草木花朵跑出来观赏，没料到会碰上老鹰，差一点丢了性命。小花龙很讲情义，热情地邀请阿风到龙宫一游，他要把阿风介绍给父亲龙王。

大半天不见小儿子，龙王一家在龙宫焦急坏了，他去哪儿了呢？全家人宫前宫后找遍了，也没有看见他的踪影。恰在这时，小花龙领着阿风回到了宫中。小花龙说明了遇险被救的情况，龙王热情地握住阿风的手，连声说：

“大恩人，大恩人，我得好好感谢你！你不要

回人间去了，就住在我的宫殿里，保你好吃好喝，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小花龙蹦跳过来，拉住阿风的胳膊就说：“恩人不要走了，今后咱们天一天一起玩耍！”

没容阿风说什么，小花龙拉着他的胳膊就去龙宫游逛。龙宫比人间好多了，到处花团锦簇，满眼珠光宝气。阿风走了一大圈，脚不沾泥，脸不染尘，他才明白人间真是尘世呀！

小花龙还让阿风和自己住在一起，床是软榻，被是绸缎，躺上去柔柔的，舒服极了。吃饭也在一起，顿顿饭菜满桌，盘盘菜肴飘香，不要说动口吃，看上一眼也口舌生津。阿风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过上这样好的日子。



赵珩先生的穀外堂，是读书人的理想书房，有琳琅满目的书籍和书物，还有家族四代人的档案。书房里书桌、书架、台灯、摆件等等，每一样都有其故事和历史，听赵珩先生讲述穀外堂里的故事，就是一部丰富、生动的百年文化史和风物史。

芳香

绿茶文绘

赵珩的书房

## 晨游

吴国荣



《清韵》朝曦

殿、普贤殿、观音殿和大雄宝殿。大部分为明清遗构，结构严谨规整，风格多样玲珑，只是占地面积比当初小了许多。

还有一个地方是西校尉营的关帝庙和奶奶庙，也是创建年代不详，主体结构分别为明代建筑和清代建筑。说起关帝庙，太原市的老城区里除过这里还有四座，分别是庙前街的大关帝庙、南肖墙88号的关帝庙、校场巷省汽车制造厂院内的关帝庙（未修），以及鼓楼街唱经楼内的春秋阁。进入校尉营关帝庙，就仿佛莅临明清时期的并州城，一片鳞次栉比、勾心斗角的古建，勾栏瓦肆、纵横阡陌，顿时就感觉到现在的太原市就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

我的晨练穿越，几年来一直坚持一天一条线路，一天一个目标，是因为并州老城内，不断开展着建筑文化项目的改造，让人眼花缭乱，喜不自禁。坝陵南街8号，是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和红军在太原设立的秘密联络处。1937年8月底，伴随着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里便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晋办事处”，承担着党领导运筹华北救亡、沟通晋陕交通、保障八路军军需物资供应、接待进步人士、输送革命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等重要任务，成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基地。这里的改造，也是在原来四合院的基础上完善恢复的。

现在，我还在坚持着市区老街古巷的早练晨游。因为，太原市还在继续进行着文化项目的改造提升。当然，在市区还有一些继续施工或新开工的文化项目的改造和建设，我会继续利用早练的形式一天又一天地去晨游。

回味

## 晨游

吴国荣



《清韵》朝曦

建筑、雕塑和绘画艺术为一体。

穿过解放路，进入东缉虎营街的路南就是古圆通寺。该寺创建年代不详，现存主体结构为明代建筑，原为明初晋藩方山王美垣府佛堂。修缮之后，鹤立鸡群，浴火重生。寺院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布局。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五椽，单檐悬山顶，孔雀蓝琉璃瓦剪边。整个寺院小巧玲珑，精美别致，又处于现在的晋商博物院后门对面。而古圆通寺的灵光闪耀的木塔和晋商博物院梅山上直指苍穹的钟楼双峰对峙，从府东街到东缉虎营街，拉长了太原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

要说修复规模比较大的传统建筑，还要数东仓巷的文殊寺。文殊寺建于何时，已难以考确。但是据方志文献记载，明代晋王朱樉曾对文殊寺进行过重修。据当初的老住户说，新中国成立前的文殊寺规模还很大，从现在东仓巷的文殊寺大门进去，一直延展到城坊东街。现在修复起来的规制建筑有19座，主要殿宇有7座，分别是天王殿、文殊殿、伽蓝殿、祖师

故事